

隐斋而杂

著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述人物，述秘事，述轶闻，
述典章，述幽洞，各抒己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谢兴尧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隐斋而堪 杂著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丛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述人物，述秘事，述轶闻，
述典章，述幽洞澈，各抒己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谢兴尧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堪隐斋杂著/谢兴尧著. —2版. —太原:三晋出版社,
2010. 12

(当代学者文史丛谈)

ISBN 978-7-80598-226-7

I. ①堪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文史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8333号

堪隐斋杂著

著 者:谢兴尧

责任编辑:张继红

装帧设计:天露霖文化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全国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6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:17

字 数:246千字

印 数:5000册

版 次:2010年12月第2版

印 次: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598-226-7

定 价: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卷首絮语

文史不分家，堪称治学古训。鲁迅评《史记》曰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即以兼善文史取则，推为最高典范。回首历代硕学大家，文章巨公，莫不淹贯文史，通才博学。惜时至当今，学文者不治史，治史者不学文，鲜能造就通才。有鉴于此，我社广邀名家，纵而谈史，横而论文，各出一集，合成丛书，名之曰《当代学者文史丛谈》，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。综观谢兴尧等老先生，均为国内兼通文史而卓有建树者，此次慨允我社诚邀，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，合旧篇新文于一编，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，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，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，征引丰富，多所参稽，而性情所至，谈古论今，烛幽洞微，切中时弊，率能集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思想性于一体，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。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，佐谈助，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，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，而多有所获。

谢兴尧先生终身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，与简又文、罗尔纲并称名家。三十年代与简又文在上海创办《逸经》杂志，做为学术研究阵地，广邀当时南北一流学者、作家如周作人、俞平伯、老舍、谢国桢、瞿兑之、徐一士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、赵景深等撰稿，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。他本人也因之写了大量文史随笔，近年出版的《堪隐斋随笔》收入多篇，吸引了大量读者。《堪隐斋杂著》则多为近十余年新作，大多未经发表。其中分说梦、史论、杂考、随笔四部分。说梦乃忆旧之作，情深意长，资料丰富；史论则见识老到，多半为先生研究太平天国的精心之作；杂考论水浒人物、论明英宗等，也十分精彩；随笔属掌故杂记，知识性极强。其中谈《红楼梦》之文，多所发见。先生于文史有精深研究、独到见解，著文“不作哗众之辞，不作违心之论”，文笔老辣中透出幽默，诚然大家风范。尤其谢老以九十二岁高龄赐稿本社，在此谨表衷心感谢！

序 言

三年前，我出了一本书《堪隐斋随笔》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入《书趣文丛》第二辑。“文丛”十册，由十人撰写，成为一套丛书。在集稿付印时，多少带有集体齐一的意思。我这本随笔，有新作，也有旧稿，陆续交卷，不免仓促，有些需要附写小序说明，因时间关系，没有赶上，如“记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因逃匿处斩事”（《随笔》第217页），是一篇关于太平军的重要史料。因洪杨革命，组织太平军，有两次重要机遇：第一次是最初，洪杨揭竿而起，缺乏武器，道光末年三元里人民抗英之后，清廷欲和，解散民团，团中壮士义民携械散于四方，大多数参加了太平军，洪杨势力，骤然强大；第二次即攻下岳州，岳州在湖南北端，洞庭湖畔，又名三江口，控制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咽喉要道，清初（康熙十三年），吴三桂称周王反清，由云南出师，经贵州到湖南，即以岳州为战略要地，清军屡攻不下，在这一线，鏖战至两三年之久。至康熙十六年，吴三桂已六十七岁，称帝后死于衡州（衡阳），清军乃收复长沙、岳州各处。经过百年之后，太平军出师北进，岳州清方守将，提督博勒恭武，是一位老将军，竟不战而逃。岳州是吴三桂储存军械之地，太平军攻下岳州，获得大批军械，《洪秀全传》云：“咸丰三年十月，秀全于长沙南门外，获玉玺，众呼万岁，遂夜渡湘水，抵益阳，渡洞庭，入岳州。城中旧储吴三桂军械，至是尽以资敌。秀全驾龙舟，树黄旗，列巨炮，夜张灯，数十里火光如昼，遂陷汉阳，东下至南京。”当然，太平军的胜利，革命意志是其主因，但获得军械，可以增加士气，缩短进军时间，论史者应注意及之。

另一处遗漏，是以换书与换马故事（《随笔》第3页）。今考证写成小文，刊于杂著中，请读者注意。

《堪隐斋随笔》的体裁内容，分为谈书、说梦、札记等类，说梦是说过去，札记是述写作。现在这本《堪隐斋杂著》体例内容，仍沿前轨，首为“说梦”，古人说人生如梦，为欢几何，往事如烟，旧踪难寻，朱熹劝学诗云：“少年易老学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。”数十年来，凡学习、研究之过程，均入此类。次为杂论，有关太平天国史事记录。次为杂考，有关于《水浒传》者，有关于明英宗者，以及其他考订文字。末为随笔杂记，大致乃兴趣所至，无关宏旨，盖不贤识小谓乎。多年来东涂西抹，不断写作，立场观点，见于自传，经常自警切忌浮夸，不作哗众之辞，不作违心之论。常以为历史就是历史，既不容易粉饰，也不容易删改，古人对于史书，有指为伪书者，有指为秽书者，所谓伪与秽，其事实如何，亦须研究而后知，我们不是古人，不能以今人之心，度古人之腹，然而时间空间，虽然古今不同，但人性应不致有大差异，对于知人论世，我们谨慎一点就是了。聊抒鄙见，以质高明，是为序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菟公书于堪隐斋

目录/CONTENTS

001 / 序 言

◎堪隐说梦

- 001 / 回忆《逸经》与《逸文》
- 012 / 回忆知堂
- 018 / 记大高殿和御史衙门
- 025 / 题戊戌变法时蜀学堂通知旧柬
- 029 / 释“大挑”
- 032 / 我的状元师傅骆成骧
- 034 / 自传
- 045 / 学史漫谈

◎堪隐史论

- 051 / 天王性情刚烈 东王直言劝谏
- 056 / 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
- 066 / 反帝队伍参加太平军

- 071 / 论洪大全、赛尚阿、丁守存
- 086 / 太平招贤馆
- 089 / 南京的老民馆
- 091 / 太平天国的牌坊及碑文
- 096 / 清廷对曾国藩既倚重又抑制
- 101 / 曾军入金陵
- 103 / 江南洪清两军之消长
- 106 / 清太两军战后之江南
- 107 / 曾国藩繁荣江南之措施
- 109 / 秦淮新柳

◎堪隐杂考

- 110 / 梁山泊的水与施耐庵
- 116 / 宋时之忠义军与《水浒传》
- 122 / 《水浒传》人物考
- 129 / 宋朝的外交和外交家
- 133 / 罗贯中事迹杂谈
- 136 / 朝天女户与殉葬
- 146 / 论明英宗
——一个经历曲折的皇帝
- 165 / 《虞初续新志》校后记

◎堪隐随笔

- 171 / 论上官婉儿
- 174 / 朝臣待漏五更寒
- 176 / 说杨门男将
- 190 / 顺治呼崇祯为大哥

194 /	从曹家的事情谈清朝掌故 ——读《红楼梦》随记
216 /	乾隆阅看《红楼梦》
218 /	记和孝公主
222 /	谈天香楼及允禧书画
226 /	和珅府前身的推测
229 /	慈禧晚年爱哭
233 /	雷以誠重赴鹿鸣宴诗
236 /	郎中庆宽讹诈光绪
238 /	皇帝也有穷亲戚
241 /	妇人七出与再嫁
245 /	皇帝治妒
248 /	换马故事
249 /	闲话苏州
255 /	旧京琐谈

堪隱說夢

回忆《逸经》与《逸文》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正如古人说的“人心之同，如其面焉”，但总起来看，不过两个阶段：一是向前看，展望未来，这是青年人、中年人的追求；一是回头看，怀念过去，这是七八十岁老年人的心态。宋人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引孙冕的诗曰：“人生七十鬼为邻，已觉风光属别人。莫待朝廷差致仕，早谋泉石养闲身。”这是说七十岁被强迫退休，不要失望悲观，找一个幽雅的地方去安度晚年，这是豁达开明的想法。老人面对现实，花花世界，风光场合，已无力参加，正与鬼为邻，一步一步走向阴山。据封建迷信时代所绘的阴阳界、指路碑，再进一步，便是另一世界，登上望乡台，俯视家园，无限悲哀，到孟婆庄喝一碗迷魂汤，则又进入朦胧洪荒境域，前事尽忘，一无所知矣。

现在的老人非常幸福，吃着皇粮，悠闲自在，自己也知道保健娱乐；虽然开心，究竟不免暮年寂寞，于是总是回味过去，只有过去，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平生经历，虽然有许多艰难困苦，但都已经熬过来，虽然遭遇浩劫，却依然健在，回顾过去，深感自慰。

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，生平师友很多，过去很想写一个新儒林外史，考虑之后，未敢动笔，问题是关于写法上的事，如正襟危坐，谈经论道，则诸人已有传记，不必重述；如从侧面描写，写得活泼一点，又恐怕疏忽大意，写走了笔，触犯忌讳，致干未便，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，还是谨慎从事为是。现在我要写的，是我过去的伙伴简又文。

简又文，广东新会人，字驭繁，号大华烈士，美国留学。三十年代

初期，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，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，著有《太平天国全史》、《太平天国典制通考》各三厚册，由美国哈佛燕京社、亚洲协会，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，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，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著作。

1931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国史，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。《北平晨报》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，专栏曰“洪杨卮谈”，专谈太平天国史事，至1932年夏，约写了一百多篇，引起文坛注意，北京图书馆编的《国学论文索引》把它收入第五编内。就在这时，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稣教的关系，写文章陆续在《京报》和《语丝》上发表，他写的《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》、《太平天国福字碑记》，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。就在此时，胡适之先生介绍我和他见面。胡先生说，你们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，应该互相补益。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（即今北大），只有班车，交通不便，进城后暂住东单新开路，让我前去找他。经通信约定，我们在他的住所见面。原来他是从外国人记录方面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，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所作的日记、汇报等，颇有些珍贵史料，因为太平天国把外国人称为洋兄弟，对于于太平区域出入，比较宽大，所以外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情况的记录比较早，比较多，他搜集了许多原书和图片。我是根据官方奏报、谕旨及私人日记、信函、逃难记等，又得到北大教授、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许可，到故宫查找清军机处的档案和清军获太平军的文件等。总起来说，他偏于洋文方面，我偏于中文方面。我们晤谈数次，彼此觉得对方所知所藏，都是自己过去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慨。简又文指出，我们虽然常写文章，研究“太平”，总是为人作嫁，范围狭小，许多不便，不如办个杂志，公开搜求太平史料，我们亦可自由发挥，问我意下如何。我漫应之曰，这当然好。后来他又几次提到我们自己办杂志的事，我仍漫应之。我始终认为这是空谈幻想，是高兴时“过屠门而大嚼”的妄念。因为办杂志，需要资金、地址、组织作家队伍，人力物力，都是实际问题，岂穷秀才们所能办。

说了以后，我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后来简又文也不通信，也未进城，这个人消失了。我以为他离开燕大到别的学校去了。

大概过了两年多，他忽然来找我。这次他不住在东单，住在北京饭店，显然阔起来了。我问他这几年不见面，到哪儿去了。他说，他本在燕京大学教书好好的，经人介绍，冯玉祥聘他去。其时冯玉祥自称基督将军，知简是牧师，请他到西北军中去传道。给他的名义，是西北军政治部主任。现在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，家住在上海，有事到南京去开会。后来据他说，冯玉祥的军规很严，禁止抽烟，不许留发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他受不了，因此辞去军职。时孙科任立法院长，因广东同乡的关系，他做了立法委员。这次见面，他又提到办刊物的事，似乎有点具体，希望和我合作，实现我们的意愿。但是我的看法，依然未变，认为办杂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

1934年冬天，简又文从上海来信，称创办杂志的事已筹备就绪，希望我赶紧去上海商量杂志内容及开张等事宜，并说由他任杂志社社长，我任主编，恳切希望合作。并嘱在北京接洽名家，组织作者队伍，反复重申这是我们实现夙愿的机会。又说正在为我物色住房云云。我接信后，一方面高兴：这确实是我们过去所希冀的，不意空谈竟成事实。但同时又使我大大为难，因为我自1931年起，即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，至此已三四年，对于学校课程，基本顺利，对于学术界，亦逐渐熟悉，在北京已安居乐业，现在忽然要离职去沪，另起炉灶，困难太多太大，南方生活环境，是否适应，亦颇顾虑。思考再三，为了学术上的追求，对朋友言而有信，读书人讲究重然诺，于是毅然离京赴沪。老实说这是年轻人不怕牺牲的勇气，就我个人说，是改变生活的一件大事。

到了上海，简又文表示欢迎欣慰。我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，雇一娘姨烧饭。后来迁至拉都路。简又文住在大西路，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区。我们详细研究了杂志的目的、性质、名称、内容等，决定杂志的宗旨、作风，是求实，重人重文；内容注重文史。我们认为文，不仅是文

学而是文化，范围广阔，包括典籍、学术、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；史则包括考古、逸闻、野乘、掌故、历史考证、幽默故事等，总的宗旨，在高尚雅洁而趣味浓厚，文字深入浅出，务期开卷有益、掩卷有味，不尚清谈，不发空论。杂志定名为《逸经》，取《辞海》说：“汉时，经书之出自屋壁，未置博士肄习者，称逸经。”定为文史半月刊，经过与各方联系征稿，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出创刊特大号，定价一角，销行国内外，约两万余份，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期订购。计算起来，不为牟利，也不亏本。

我们邀约的作者，在当时多属第一流，北京的有周作人、俞平伯、老舍、谢刚主、瞿兑之、谭其骧、王重民、徐凌霄、徐一士等，南方有柳亚子、林语堂、郁达夫、胡怀琛、冯自由、刘成禺、温源宁、许钦文、赵景深、陈子展、谢冰莹等。《逸经》的内容，主要是搜集太平天国史料，这是简又文和我办杂志的共同目的，确实也征求到了许多极珍贵的文献，如王重民在英法所影印抄录的《太平天日》、《资政新编》、《钦定军次实录》，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。李鄂楼所藏的忠王李秀成墨迹，江西胡友棠收藏的《干王洪仁玕亲笔供词》、《幼天王、恤王、昭王的原供》及萧一山的《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并跋》、张峻松《石达开黔西遗诗之发现》，均系原始资料，为向来所未见者。

我和简又文曾到嘉兴去查看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驻守嘉兴时的王府，即清朝的知府衙门。我们拓回了荣王廖发受守嘉兴的炮台碑，共两件（我拓的一份，裱成立幅。后因开近代文物展览，将此二轴碑片捐献给革命博物馆，给我四十元保管费）。后来简又文写成《浙江文献展览馆的嘉兴文献》，刊于《逸经》。以上这些，可说是《逸经》的特色。

其次便是关于人物传记和随笔，有燕大赵紫宸写的《当代教育家吴雷川先生》，有北大英文系主任，后任立法委员温源宁撰写、由倪受民译的《胡适之传》、《周作人传》、《徐志摩传》，二爻译的《林语堂自传》等。有徐一士写的《荣禄与袁世凯》，王芸生（署名草人）写的

《袁世凯与甲午之役》。徐一士还写有《谈段祺瑞》、《谈徐树铮》、《谈散原老人》。徐彬彬写的《凌霄汉阁笔记》、《谈谈状元》，谭其骧写的《从董鄂妃谈到张宸》。值得注意的，有冯玉祥写的《近代第一廉吏王铁珊先生》及署名壁树（喻大树将军之意）的《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》，这是冯氏生平最重要的事件，故他不愿署真名。还有瞿兑之的《读史零拾》。以上这些传记性的文章，都是有内容有价值的著作。

《逸经》有两篇长稿，一是老国民党党员冯自由写的《革命逸史》，一是老作家刘禹写的《洪宪纪事诗本事注》，深受读者欢迎，后来都印成专集。

关于散文、杂记的文章，真是名作如林，有周作人的《日本杂事诗》，俞平伯的《癸酉南归日记》，《丙子新正二律诗》，林语堂的《与又文先生论逸经》，《中国人与英国人》，郁达夫的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，老舍的《像片》，许钦文的《淫妻》，《咫尺天涯》，冯沅君的《裹足》，谢冰莹的《夜间行军》、《世界变了》等等。

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鲁迅先生病逝，《逸经》同人送去挽联，另有许钦文写的《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》、姚萃农的《痛悼鲁迅先生》、杨霁云的《琐记鲁迅》等。其他还有些零星记录，纪念此一代大师。

关于简又文，在旧社会的习惯，与学术界朋友接触，只谈学问，不及其私，这是礼貌问题。及至我和简又文共编《逸经》，朝夕相对，对于他才有一些认识。他的住宅名为斑园，我问他有何取义，他说，他的名字中有一文字，他的夫人名玉仙，所以用“斑”字名园，表示共同生活。我问他称大华烈士之意——自来壮烈牺牲者，誉为烈士，岂有生人而自称烈士者。他说曹操的诗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可见生人亦可称烈士。至于大华烈士，系俄语同志之义。我认为他是一位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，著作等身，成绩辉煌；他不是政客，但在政界文坛，非常活跃，与立法院长孙科、军委会冯玉祥的关系很深；他不是资本家，但是南洋烟草公司有同族本家，所以以他的这些条件和背景，办个杂志是很容易的。

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多，一切都比较顺利，惟对于环境气候、生活习惯，总觉得不太适应，总是恋恋于根据地北京，至1936年底，编辑《逸经》二十一期后，我即辞去《逸经》主编职务，由陆丹林接替，我仍不断给《逸经》写稿。其时老友萧一山接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，要增聘四位教授，这四位教授是范文澜、杨宗瀚（伯屏），还有一位姓余的和我，因此我便离开上海到了开封汴梁城。

在上海也有一些生活方面的琐事，值得回忆。我住在拉都路，门口便是22路公共汽车，直达徐家汇天主堂，经朋友设法，得到马相伯老人的同意，我可以到藏书楼去看书，去了多次，所见全是宋元善本，曾写下读书记笔录一小册，后来屡次播迁，此册遗失，真可惜也。

上海城隍庙的小笼汤包，称为美食，物美价廉，我常去小饮。其特色旧货摊的货物，非常丰富，我常去游览，曾购得古钱币及石砚古玩等，无事在曲栏展望，增人雅兴。

有一次斑园的座上客和我，要求简又文请吃龙虎斗，据说这是广东名菜，大补。简又文有点为难，因为龙虎斗所用的猫与蛇，并不是普通品种，价值比较贵，结果简又文还是命他的厨师作了一盆龙虎斗，但是很遗憾，我们看着都不敢吃，觉得很惭愧，深感不安。简又文无奈，只好奋勇大吃特吃，满头大汗。简又文很有修养，没说一句后悔、抱怨的话。

北京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，被北平市长袁良驱逐出境，到了上海，在恩派亚剧场演出，更红极一时。我每天从那里经过，曾去看她演的《马寡妇开店》、《珍珠衫》等，都是她的拿手好戏，见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及其友人戴着大墨镜坐在包厢里。当时的上海，实南京的别室，简又文、冯自由均居沪，只开会时才去南京。

一年之后，芦沟桥事变起，抗战军兴，《逸经》出至三十五期，简又文移居香港九龙，与林语堂办的《宇宙风》合并，取名《大风》，在香港出版。我在北平曾接到《大风》第一期，以后即无消息矣。

由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转眼之间，四十年过去了，有人给我一份

材料，是台湾刊物《传记文学》，上面有简又文的文章，还提到《逸经》和我，没提到萧一山。时萧正任台湾博物馆馆长。文化革命期间，文物局长王冶秋找我，说有人介绍简又文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献文物及名人字画，想出售于国内，索价五十万元，问我如何。我说简又文想把他的收藏送还国内，这是爱国思想的表现，应该接收。后来未见到王冶秋，此事便作罢论。再后听文化界人士称，简又文这批文物，已售与美国某大学博物馆，闻之不胜惘然。大约在1980年以后不久，我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荣孟源闲谈，荣说简又文想回大陆工作，所索报酬，当局未允，以致搁置，我和荣深为慨叹，认为学人回归，乃大好事，何必斤斤计较，非按常规不可。又不久闻简又文在九龙逝世。《逸经》的故事至此全部结束。

回头来再说《逸文》，1945年春夏之交，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前夕，国人欢欣鼓舞，重睹升平，不禁想起杜工部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的诗句，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的激动心情，古今相同。当时学术界的人士，文坛上的朋友，久屈思伸，静极思动，大家共同的想法，就是办一刊物，舒展情怀。群策群力，众警易举，推我主持编务，命名《逸文》，盖欲继《逸经》之后。相距十年，就我个人来说，亦一里程碑，不可不记也。

《逸文》系文史月刊，作者大半系过去《逸经》旧人。有周作人、徐凌霄、徐一士、傅芸子、傅惜华、谢刚主、崇焕卿、刘厚滋等，内容翔实，不逊《逸经》。第一期创刊号的文章，有知堂的《关于送灶》，文章颇长，内容精审，引证古今民间传说，在知堂的文章中，尚属少见。署“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”，盖筹办时所约稿。徐凌霄的《谈于晦若与宪政》，于晦若即于式枚，此文评述清末政局中人事关系的遗闻。傅芸子的《东瀛鉴古录》，傅惜华的《西调与小曲》，刘厚滋的《秦代刻石风尚来源之推测》。厚滋系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刘鹗的嫡孙，继承家学，专究考古，享名于时。崇焕卿写有《清

代八大家王府沿革琐记》。崇氏满族，汉名刘振卿，熟悉清官掌故，《大公报》辟专栏刊其长稿，约稿时欲为我写慈禧秘史，此题足称专著，因世人所不详又难于考证也。我写的《洪杨遗事》，仍系平日论史笔录。一庵的《读论语忆姚颖》，则是一篇极有意致的文字。姚颖系三十年代后期著名女作家，作品《京话》风靡一时，读者多不知其究竟，我特请一庵根据文坛往事加以评述。一庵文云：“民国二十一年林语堂创办《论语》于上海，提倡幽默文学，一举成名，由此幽默大师的徽号，传遍中外。按林氏重在技艺，四五年间，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，女作家姚颖，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凡读过她描写南京新官场现形记——《京话》的，一定感到她是个风流不羁、滑稽突梯的人，不然，她怎能写出尖酸刻毒、嬉笑怒骂的文章来。诚然，当时颇有一部分官僚政客，甚至于政府当局，被她笔下捉弄，调侃得哭笑不得，难怪乎《京话》刊布，竟万人争诵。待《论语》二周年纪念，将其芳影刊出，附有娟秀签名照片，玉立亭亭，颇觉幽娴文雅，爱好其文笔者，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。按女士系江苏奔牛人，毕业于中央大学后，与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社会局长王漱芳结婚。其所作《京话》取材，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，取材自属便利也。闻友人言，林氏办《论语》以来，写各地通讯文章，运笔犀利、刻画入微，而讽刺酸刻者，除姚颖外，无与伦比，是故林语堂叹为惟一的杰出人才。”一庵的这篇文章，对姚颖有恭维也有微词。

当时上海画家汪子美，画一漫画《新八仙过海图》，画中人物是：蓝采和——俞平伯，张果老——周作人，李铁拐——舒舍予，韩湘子——郁达夫，汉钟离——丰子恺，曹国舅——大华烈士，何仙姑——姚颖，吕洞宾——林语堂。这幅画简又文以二十元购得，刊于《逸经》，我写《新旧八仙考》附之。文中写道：“林语堂氏提倡幽默，创办《论语》，世人以在《论语》上经常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，林氏亦承认不讳。如林办《宇宙风》第一期，林跋姚颖文云：‘本日发稿，如群仙齐集将渡海，独何仙姑未到，不禁怅然。适邮至，稿翩